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對股份繼承之合理限制

蕭富庭*

壹、前言

當個人要傳承資產時，常見方式是預立遺囑或生前贈與。然而，若資產不是單純個人財產，而是家族企業或整體家族財富，單靠遺囑往往不適合，也不夠。一方面，遺囑安排容易引發繼承人之間不滿與爭訟，可能質疑遺囑效力¹，或主張應歸扣生前給予之特種贈與、特留分扣減等²，使得家族陷入漫長訴訟。另一方面，遺囑無法對財產使用方式產生長期控制力，難以防範後代子孫揮霍浪費，導致富不過三代之情形³。

如果重點是傳承家族企業，就需要特別設計能「鎖住」家族成員持股之機制，以防止股權分散、導致失去企業經營權之風險。由於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得於章程中設置股份轉讓

之限制，倘違反該等限制所為之讓與，應屬無效⁴。此一制度設計，使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得在一定程度上控管股份移轉，避免股東任意將股份讓與非家族成員，導致股權結構鬆動，進而削弱對家族企業經營權之穩定控制。有學者從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專節立法緣由評釋，認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成為家族企業用於家族傳承與確保經營權之工具，可說是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無心插柳⁵。

在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逐漸成為家族企業進行傳承與維繫經營控制之重要工具後，司法實務上出現首件關於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爭議訴訟，並上訴至最高法院之案件，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12號民事判決⁶。本件判決深具意義，特別是所揭示之核心爭點：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得否合理限制因繼承所生之股份移轉？此一問題之解

* 本文作者係執業律師、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財經法組博士生。

註1：實例如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64號民事判決。

註2：實例如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民事裁定。

註3：黃詩淳（2022），〈家族財富傳承與特定目的信託〉，《月旦法學雜誌》，第325期，第52-53頁。

註4：方嘉麟主編（2020），《閉鎖性公司釋義與實務應用》，2版，第26頁，元照出版。

註5：黃詩淳，前揭註3，第53-54頁；邵慶平（2019），〈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與家族傳承：無心插柳或成人之美？〉，《月旦法學教室》，第205期，第54-60頁。

註6：有學者觀察此判決為公司法於2015年修法增訂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專節後，第一件上訴至最高法院之相關爭議，有其歷史意義。邵慶平（2023），〈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繼承與轉讓限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12號民事判決〉，《台灣法律人》，第30期，第134-135頁。

釋，不僅影響法院對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規定效力之認定，更將重新形塑家族企業對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設計之想像與操作空間，特別是股份轉讓限制之界限究竟可及於何種程度，勢將深遠影響家族企業以閉鎖性公司作為家業傳承架構之規劃與布局。

本文首先整理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12號民事判決之事實背景與歷審判決要旨，進而剖析本件判決所揭示之法律爭點及其論理基礎。其次，本文回顧學者對本件判決之評論觀點，如股份轉讓限制是否包括繼承、股份轉讓限制之合理性審查、以及閉鎖性公司制度設計目的等進行對照分析。接下來，本文參照日本與英國公司法對於股份繼承限制之規定與實務見解，藉以對照我國公司法之可能解釋方向與制度完善空間。此外，本文亦提出本件判決後續可能引發之兩大實務問題。最後為結論。

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12號民事判決

一、事實

(一) 上訴人主張事實（第一審原告）

上訴人主張：訴外人林○洲、林施○美（下稱林○洲等2人）為夫妻，育有伊及林○源（民國111年10月22日死亡，由被上訴人承受訴訟）、訴外人林○蓉（90年間死亡，由訴外人陳俊賢代位繼承）、林○玲、林○鴻等5名子女（下稱林○鴻等5人）。被上訴人李阿利為林○源之配偶，被上訴人林○權為林○源之子。林○權等2人為特別股股東。林○洲等2人及林○源、林○權（下稱林○權

等2人）、李○利、林○玲（下合稱林○玲等6人）於106年6月15日發起設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林○權等2人為特別股股東。林○洲等2人先後於107年7月16日、108年1月8日死亡，遺有○○公司股份191萬8326股、173萬4080股，共365萬2406股（下稱系爭股份），未經林○洲等2人之繼承人（下稱系爭繼承人）協議分割，屬系爭繼承人共同共有。林○源未依民法規定辦理繼承，逕依○○公司章程第7條之1規定承購系爭股份，復將系爭股份向○○公司變更登記為其所有，應屬無效，為無權占有，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第831條規定（下稱系爭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將林○源名義之系爭股份，向○○公司變更登記為系爭繼承人共同共有之判決。

(二) 被上訴人主張事實（第一審被告）

被上訴人則抗辯：○○公司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7條之1就股權轉讓所為限制，符合公司法規定，經濟部准予登記，自屬有效。系爭繼承人係繼承系爭股份轉讓價金債權，且股東名簿記載僅屬對抗要件，○○公司於110年3月4日召集特別股股東會（下稱系爭股東會），依章程第7條之1規定，同意指定林○源承購系爭股份，林○源通知系爭繼承人，並以支票給付價金，除上訴人外，其餘繼承人均已兌領，合法受讓系爭股份，○○公司據以向經濟部申報董監事持股變動，亦經函准登記，非無權占有。

二、爭點與歷審判決重點

(一) 本件爭點

本件最重要的爭點，乃○○公司章程第7條

之1規定：「本公司股東因死亡發生繼承或遺贈情事者，經全體特別股股東同意，指定股東依時價承購該死亡股東之股份。前項所稱時價，為公司最近一期財務報告之每股淨值。」是否因違反民法繼承規定而無效？

（二）一審與二審判決重點

對此問題，一審之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民事判決認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型態主要在排除股份自由轉讓原則，透過限制股份流通與人數上限以維持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閉鎖性，既符合新創企業之經營需求，亦利於家族企業之傳承與經營權穩定。然而，當股東死亡且繼承人眾多時，易使股東人數突破上限，危及公司維持閉鎖性。基於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具特別規範目的，應允許章程對股份繼承設有合理限制，以兼顧公司閉鎖性之維護與繼承人財產權之保障，因此駁回原告之訴⁷。

二審之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重上字第204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人（即一審原

告）上訴，該判決觀點與一審判決並無二致，認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設計目的在於排除股份自由轉讓原則，以維持公司閉鎖性，有利於新創企業發展及家族企業之世代傳承與經營權穩定。依據公司法第356條之1等規定，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得於章程中對股份轉讓設限，包含特別股表決權之安排。實務上，家族企業常藉此制度防止股份外流，避免公司遭外人併購。若股東死亡，繼承人雖得承受股份，惟仍須受章程限制之拘束，因被繼承人生前已自願接受該等章程安排，該義務自應由繼承人承繼。章程作為全體股東間之集體契約，對繼承人亦具有拘束力。○○公司即明文於章程規定，股東死亡時，其股份應由特定股東依時價承購，並經經濟部核准登記。此類繼承限制，並不違反民法繼承規定，為合法有效，足以兼顧閉鎖性維護與繼承秩序之平衡⁸。

（三）三審判決重點

三審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12號

註7：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1號民事判決指出：「按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此物上請求權之行使，係以請求人為所有人，占有人為無權占有為其要件。次按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7條、第1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閉鎖性公司，指股東人數不超過50人，並於章程定有股份轉讓限制之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公司股份轉讓之限制，應於章程載明。公司發行特別股時，應就下列各款於章程中定之：三、特別股之股東行使表決權之順序、限制、無表決權、複數表決權或對於特定事項之否決權。公司法第356條之1第1項、第356條之5第1項、第356條之7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由上開規定，可知閉鎖性公司之特色在於排除適用股份自由轉讓原則，限制股東轉讓股份及限制股東人數上限，以此方式維持閉鎖性，俾創造符合新創事業經營模式公司型態，同時利於家族企業規劃事業傳承及確保經營權。又閉鎖性公司股東死亡時，其繼承人如有數人，極可能因此突破股東人數上限，導致公司喪失閉鎖性。考量閉鎖性公司具有上開維持閉鎖性之有別於民法之特別規範目的，應允章程就股份繼承設有合理限制，以維護規範目的並兼顧繼承人權利。」

註8：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重上字第204號民事判決：「再從家族閉鎖性公司之觀點，透過章程可進行家族企業世代傳承之規劃，家族企業之所以選擇閉鎖性公司做為家族接班之工具，無非係因其得限制股份之自由轉讓，從而可使家族企業免受企業併購之威脅，也可以綁住子孫賣股以免家族

民事判決駁回上訴人（即一審原告）上訴，認為我國民法採當然繼承主義，繼承自被繼承人死亡時即發生效力，與繼承人意思無關，除非拋棄繼承或法律另有規定，非專屬被繼承人之財產權利義務，均由繼承人繼承，且在繼承人數人時，於遺產分割前為共同共有，處分或行使權利原則上須全體同意。然而，若非屬共同共有物之處分行為，則不適用民法第828條第3項規定，無須全體繼承人同意。又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356條之5第1項可於章程限制股份轉讓，若無違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即屬有效。○○公司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於章程第7條之1明訂股東死亡時得由特別股東指定特定人依時價承購股份，合法維持公司閉鎖性。原審認定林○源依股東會決議通知系爭繼承人承購股份，並檢附價金支票，○○公司依法完成股份變更登記，並無違法。上訴人對原審認事用法之指摘，與判決結論無涉，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最高法院詳細論述摘要如下：

「1.按我國民法繼承係採當然繼承主義，繼承效力之發生，與繼承人之意思無關，倘有繼承之事實發生，除拋棄繼承或民法另有規定外，凡非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之財產上權利、義務，自繼承開始時即由繼承人繼承，觀諸民法第1147條、第1148條第1項、第1174條、第1175條規定自明。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共同共有，而共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共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同法第828條第3項、第1151條著有明文。因此，倘非屬共同共有人處分共同共有物，或其他權利行使之行為，尚無適用民法第828條第3項規定之餘地，自不以經全體繼承人同意為必要。

2.次按104年7月1日修正公布之公司法，增訂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相關規定，並基於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最大特點，係股份之轉讓受到限制，以維持其閉鎖特

企業流落外人之手。是繼承人雖因被繼承人死亡而當然繼承受被繼承人所遺留之財產及其權利義務，惟此不代表該財產必須以原貌繼承。閉鎖性公司中股份轉讓之限制，既規定於公司章程中，被繼承人不論是參與公司之設立登記，或者於設立登記後依章程規定取得公司股份，皆屬自願成為公司股東，且出於自由意願接受此一章程限制，此可謂被繼承人遵守公司章程之義務，此一義務理應由其繼承人繼承。換言之，繼承人一方面繼承被繼承人之股份，另一方面也應繼承被繼承人應依公司章程處置股份之義務。由上說明，可知閉鎖性公司之特色在於排除適用股份自由轉讓原則，限制股東轉讓股份及限制股東人數上限，以此方式維持閉鎖性，俾創造符合新創事業經營模式公司型態，同時利於家族企業規劃事業傳承及確保經營權。又閉鎖性公司股東死亡時，其繼承人如有數人，極可能因此突破股東人數上限，導致公司喪失閉鎖性。考量閉鎖性公司具有上開維持閉鎖性之有別於民法之特別規範目的，應允章程就股份繼承設有合理限制，以維護規範目的並兼顧繼承人權利。…發起設立○○公司時，為避免外人取得○○公司股權，即以章程約定○○公司之公司型態為閉鎖性公司限制股份之轉讓，並於107年增訂章程第7-1條針對遺贈或繼承之情形限制股份轉讓，該章程內容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此一契約自屬合法有效，得以拘束全體股東。且於股東死亡之情形，該死亡股東之繼承人自應受到上開章程之拘束，繼承人一方面繼承被繼承人之股份，另一方面也應繼承被繼承人應依公司章程處置股份之義務，以符合公司法增設閉鎖性公司制度以及○○公司章程規範之目的。」

性，爰於第356條之5第1項規定，公司股份轉讓之限制，應於章程載明。從而，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就股份轉讓之限制，倘於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無違，即應認其為有效。○○公司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於107年2月26日召集股東臨時會，新增章程第7條之1規定，於公司股東因死亡發生繼承或遺贈情事者，經全體特別股股東同意，得指定股東依時價承購該死亡股東之股份，依上說明，足認該股份轉讓之限制，在於維持其閉鎖特性，合於公司法相關規定，復與公序良俗無違，應屬有效。

3.從而，系爭股份在遺產分割前，固因繼承而屬系爭繼承人共同共有，惟系爭股東會依章程第7條之1規定，同意指定林○源依時價承購系爭股份，非屬共同共有人之處分行為，尚無適用民法第828條第3項規定之餘地，自不以經系爭繼承人同意為必要。原審本於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綜合相關事證，合法認定○○公司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林○洲等2人遺有系爭股份，林○源依系爭股東會決議，於110年3月17日、同年8月17日通知系爭繼承人，同意依時價承購系爭股份，並檢附價金支票經系爭繼承人收受，○○公司變更登記系爭股份為林本源所有，於法無違，因以上述理由，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理由雖有未盡，惟結論尚無不合，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暨其他於判決結果無影響者，指摘

原判決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

（四）再審判決重點

最高法院判決後，再審原告主張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12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定再審事由，對之提起再審之訴，係以：○○公司於民國107年2月26日所增訂該公司章程第7條之1有違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核屬無效之約定，原確定判決遽謂為有效，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云云，為其主要論據。

再審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再字第12號民事判決指出我國民法採當然繼承主義，繼承發生時，非專屬於被繼承人之財產即由繼承人共同共有，原則上處分須全體同意，惟非屬處分或權利行使者，則不適用民法第828條第3項。又公司法修正後，明定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可於章程中限制股份轉讓，倘無違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即屬有效。○○公司作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於章程第7條之1規定股東死亡時由特別股股東同意特定人以時價承購股份，合於公司法相關規定，亦不違反公序良俗。原審認定林○洲2人之股份由股東會依章程指定林○源承購，並完成價金交付與股份變更登記，程序及實體均無違法。再審原告雖主張適用法規錯誤，然其論旨無實質理由，故最高法院認無法規適用錯誤，駁回再審之訴。

三、學者評析

就筆者所蒐集之文獻，專文討論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12號民事判決之學者有邵慶平教授與郭大維教授⁹。就結論而言，邵

註9：有討論二審判決者，請參照王志誠（2023），〈家族憲章在家族事業傳承之作用及界限〉，《當代法律》，第23期，第21-28頁。

慶平教授贊同本件歷審判決肯定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得合理限制因繼承而生之股份轉讓的見解；郭大維教授亦贊同最高法院肯定章程限制股份轉讓條款效力之見解¹⁰。不過，二位教授評析角度與論述重點上有部分差異，茲整理如下¹¹：

（一）股份轉讓是否包括繼承之討論

邵慶平教授雖肯定法院結論，但指出歷審法院對股份轉讓是否包括繼承選擇不予直接回應，認為此部分值得討論與澄清¹²。郭大維教授未特別指出歷審判決論述之不足，認為法院解釋合於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制度目的，贊同最高法院肯定章程限制股份轉讓條款效力之見解。

就股份轉讓是否包括繼承之討論，邵慶平教授提到：

「依本件審判決所載，上訴人主張：據公司法第163條及第356條之1文義，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得以章程限制之事項應僅限於『股份轉讓』並不包含『繼承』等事項。對於此一主張，歷審判決中似乎都選擇不予直接回應。實則，公司法條文中

使用『轉讓』二字並就涉及出資轉讓、股份轉讓之事項加以規範者，不在少數。從其中部分規定來看，似可認為其所稱之『轉讓』並不包括『繼承』在內。就此觀之，上訴人之主張並非全然無據，值得再加討論、澄清¹³。」

邵慶平教授隨後詳細分析公司法第163條、第111條等條文之轉讓文義與範圍，指出不同條文是否涵蓋繼承，並引述主管機關函釋與學者意見，說明轉讓是否包含繼承，仍有解釋空間，應詳加討論¹⁴。最後指出「但從公司閉鎖性的維持以及繼承人、被繼承人之財產權的確保來看，對於股份繼承予以合理限制或透過優先承買條款加以處理，應可認同¹⁵。」

（二）對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立法目的的之評價

邵慶平教授指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專節立法緣起說明強調科技新創事業需求，家族傳承並非立法目的。邵教授提醒應避免立法史料之誤導，儘管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確實可滿足家族傳承之現實需求¹⁶。郭大維

註10：有學者則指出：「因台灣公司法就股份轉讓限制效果相當有限，法定轉讓不在限制之列，發行特別股也有家族持股落入外人之手的風險。是以，不能僅翻轉資本制度，以所有與經營分離為藍本的權力分派設計，亦應大幅修正。」方嘉麟（2023），〈莫讓台灣法制成為家族企業運作亂源〉，《當代法律》，第13期，第8頁。

註11：邵慶平，前揭註6，第134-142頁；郭大維（2024），〈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繼承與轉讓限制之衝突——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12號民事判決〉，《月旦實務選評》，第4卷第8期，第117-124頁。

註12：邵慶平，前揭註6，第138-139頁。

註13：邵慶平，前揭註6，第138-139頁。

註14：有學者認為：「自理論上講，限制轉讓只能限制意定，而非法定轉讓……。」方嘉麟（2022）。〈家族傳承的困境——以近期欣陸投控旗下子公司轉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為例〉，《當代法律》，第4期，第43頁。

註15：邵慶平，前揭註6，第139-141頁。

註16：邵慶平，前揭註6，第140-142頁。

教授雖然較少觸及立法目的與解釋，然從公司法增設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目出發，認為被繼承人既然接受章程有關股份轉讓之限制，繼承人亦應繼承被繼承人應依公司章程之義務¹⁷。

（三）對於章程合理性審查之著墨

邵慶平教授闡述章程限制應受合理性審查，並強調不得違反特留分等繼承法基本保障，建議應訂定明確承購期間以免爭議¹⁸。郭大維教授論述更聚焦在章程自治的界線即章程內容之合理性及必要性。

就章程內容之合理性及必要性以及股份繼承，郭大維教授認為：

「回到本件，由於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人數有不超過50人之限制，且章程定有股份轉讓限制為其主要特徵。為避免股份繼承可能造成股東人數超過法定上限而被迫變更為非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維持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東間的信賴關係，本文認為在章程內容具合理性及必要性之情況下，被繼承人既然自願成為公司股東，則當然應受章程之拘束，接受章程有關股份轉讓之限制，而繼承人自應亦受到上開章程之拘束。一方面，繼承人繼承被繼承人之股份；另一方面，也應繼承被繼承人應依公司章程處置股份之義務，以符合公司法增設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公司章程規範之目的¹⁹。」

（四）比較法之分析

邵慶平教授評析主要以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目的解釋為闡釋分析，未提及他國公司法與章程規範。郭大維教授則比較英國私人股份有限公司模範章程第27條第2項規定，若私人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死亡，其股份轉讓必須依據章程之規定，遺產管理人就被繼承人之股份處置應受章程規定之限制，並指出：

「由於原股東之繼承人未必為公司其他股東所信賴，基於維護股東間的信賴關係，英國私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章程多針對股東死亡所遺股份之處理，設有股東優先承購之規定。繼承人取得之股份違反章程有關股份移轉之規定，將啟動股東之股份優先承購權。」

參、外國法之參照

一、日本公司法

根據日本公司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與第2項第1款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得以章程規定就全部已發行股份，股份轉讓而取得須經公司承認。又依日本公司法第139條第1項但書、第339條之13第5項第1款、第6項規定、第416條第4項規定，所謂公司承認，除章程另有規定外，設有董事會之公司，交由董事會決定；未設有董事會之公司，則交由股東會決議²⁰。

註17：郭大維，前揭註11，第123頁。

註18：邵慶平，前揭註6，第140頁。

註19：郭大維，前揭註11，第123頁。

註20：蔡英欣（2023），〈重省有限公司股東出資轉讓限制之規範〉，《台灣法律人》，第27期，第49-50頁。

從日本公司法之立法意旨來看，之所以允許對股份設置轉讓限制，主要在於防止不受公司歡迎之第三人成為股東，該限制是在尊重股份自由流通原則的前提下設計的。基此，對於未經公司（如董事會或股東會）同意而進行之股份轉讓，在法律上應該解釋為該轉讓契約對轉讓雙方有效，但對公司不生效力。如果公司不同意受讓人成為股東，則原股東或受讓人可以請求公司指定其他受讓人並支付對價。透過此一設計，既能維持公司閉鎖性，又保障股東在退出時能有取回其投資的機會，避免其資本完全無法回收²¹。

那日本公司法是否允許公司章程對股份繼承設有合理限制，以兼顧公司閉鎖性之維護與繼承人財產權之保障？答案是可以。根據日本公司法第174條關於對繼承人等請求賣出股份之章程規定，公司章程可以規定：對於因繼承或其他一般承繼而取得該公司股份（限於設有轉讓限制之股份）之人，公司得請求其將該股份賣出給公司。

至於公司如何請求與程序為何？此種請求收買股份請求屬形成權，公司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且繼承人不得對此決議行使表決權。該請求應自公司得知繼承事實起一年內提出，經請求即視為買賣契約成立；若公司事後撤回，或當事人於20日內未就價格達成協議、也未向法院聲請裁定，契約即失效。

由於此機制實質上等同於公司回購股份，故受限於公司可分派盈餘之財源規定；若支付對價超過法定可分派範圍，董事、提案者與讓與者將對公司負連帶償還責任。學者評析，日本公司法雖不禁止股份因繼承而移轉，但透過章程預先規定，仍能有效維繫公司股東間的信賴與經營穩定²²。

而公司依日本公司法第174條發出股份賣出請求後，繼承人何時喪失股東身分，是公司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時？或價格決定（或支付）時點？參照札幌高裁平成30年1月30日判決，札幌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均認為，當公司依日本公司法第174條向繼承人發出股份賣出請求後，該繼承人即喪失股東地位。札幌高等法院指出，該股份賣出請求屬於形成權，其法律效果在請求發出時即發生，不以價格協議或法院裁定為先決條件。若須待價格確定後方認為股東地位喪失，將使繼承人於爭議期間仍可行使股東權，與防止經營混亂、維持公司穩定之制度趣旨相違背。高等法院並不採納將股份賣出請求視為附條件之法律行為，而是將價格決定視為後續程序，並解釋即使股份賣出請求已成立，公司仍可依日本公司法第176條第3項行使撤回權²³。

二、英國公司法

觀察英國公司法，英國公司法第544條規定

註21：蔡英欣，前揭註20，第50-51頁。

註22：蔡英欣，前揭註20，第54-56頁。

註23：龍野滋幹（2018），〈公司法174條以下的「相續人等に対する売渡しの請求」に基づく株主としての地位の移転の時期：札幌地裁平成29年8月21日判決及び札幌高裁平成30年1月30日判決〉，《WLJ判例コラム》，第145號，
<https://www.thomsonreuters.co.jp/ja/westlaw-japan/column-law/2018/180827/>（最後瀏覽日：2025年7月15日）。

與英國私人股份有限公司模範章程（Model Articles for Private Companies Limited by Shares），股東原則上可自由轉讓其股份，但公司得在章程中對股份轉讓設置合理限制。

而關於英國公司章程，英國公司無需從零開始自行擬定公司章程。在英國設立公司者可以選擇依據隨公司立法附帶之模範章程，而該模範章程由商業委員會（Board of Trade）進行修訂。公司模範章程成為一套預設規定，公司得全部採用、部分採用，或完全不採用²⁴。

根據英國私人股份有限公司模範章程第27條第2項規定：「提出董事正當要求股份權利證明之受讓人，(a)得依章程的規定，選擇成為該股份的持有人，或將股份轉讓給他人；且(b)在股份轉讓給他人前，亦依章程之規定，享有與原持有人相同的權利。」

由此可知，當私人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死亡，其遺產管理人就被繼承人之股份轉讓須受章程規定限制。通常私人股份有限公司會設置股東優先承買權的規定，若繼承人取得股份違反公司章程關於股份移轉之規定，將啟動股東之股份優先承買權，或公司得強制買回²⁵。

英國經典案例為Re Smith & Fawcett Ltd，Smith & Fawcett Ltd為一家私人公司，僅由兩位董事兼股東Smith及Fawcett持股經營。

Smith死亡後，其遺囑執行人申請將Smith股份轉讓予其繼承人。但根據該公司章程，股份轉讓須經董事會同意。Fawcett成為唯一董事後，拒絕同意該轉讓。繼承人因此向法院提起訴訟，主張董事不當拒絕股份登記、限制轉讓為無效。本件法院認為董事依章程具股份轉讓與否之裁量權，此權限必須以「誠實、正當並為公司整體利益」為前提行使。只要董事在行使權利時無惡意、詐欺或違反誠信義務，即使他未提供具體理由，也不代表其行為不合法，但董事應依商業判斷原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行使董事職權。最後，法院判決董事拒絕轉讓屬合法行使公司章程賦予之裁量權²⁶。

肆、本件判決後之實務問題

在本件最高法院判決認為本件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新增章程第7條之1規定，於公司股東因死亡發生繼承或遺贈情事者，經全體特別股股東同意，得指定股東依時價承購該死亡股東之股份，依上說明，足認該股份轉讓之限制，在於維持其閉鎖特性，合於公司法相關規定，復與公序良俗無違，應屬有效。又之前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明白表示因繼承致股東人數增加超過50人之情形，繼承之限制可在章程上訂定²⁷。因此，閉鎖性股份有限

註24：Jennifer G. Hill, The Trajectory of American Corporate Governance: Shareholder Empowerment and Private Ordering Combat, 2019 U. Ill. L. Rev. 507, 556.

註25：曾宛如（2022），〈家族企業之傳承與併購防禦——公司法制之現況與不足〉，《月旦法學雜誌》，第325期，第22-23頁；郭大維，前揭註11，第123頁。

註26：Re Smith & Fawcett Ltd [1942] Ch 304.

註27：經濟商產業發展署，「若公司原股東人數為49人，其中1人死亡，因繼承轉讓時，導致股東超過50人怎麼辦？繼承之限制是否需要在章程上訂定？」，

公司就股東死亡所致股份移轉，可以放心透過章程條款加以控管，以維持公司內部結構之穩定。

惟本件雖已獲最高法院確認章程效力，然從制度運作角度觀察，仍存若干值得深究之實務問題。本文以實務角度出發，認為未來可能產生的第一個問題是：請求繼承人賣出股份有無期間限制？第二個問題是：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得否於股東死亡後新增合理限制股份繼承之規定²⁸？

一、請求繼承人賣出股份有無期間限制

本件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7條之1規定是「本公司股東因死亡發生繼承或遺贈情事者，經全體特別股股東同意，指定股東依時價承購該死亡股東之股份。前項所稱時價，為公司最近一期財務報告之每股淨值。」依章程本條規定，沒有期間限制，解釋上全體特別股股東應可隨時同意，縱使在股東死亡後二年、三年後，仍得指定股東依時價承購該死亡股東之股份。此未有期間限制之設計，雖從公司治理角度觀之，有利於特別股股東於必要時機行使權利、排除無信賴基礎股東進入，惟從法律安定性與繼承人財產權保障角度觀之，則可能引發爭議。

首先，該股份承購權是否應於合理期間內行使？依我國民法第148條規定，倘若權利人

在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依特別情事，足以引起義務人之正當信賴，認為權利人已不欲行使其權利，或不欲義務人履行其義務，或以此信賴為其行為之基礎，按一般社會通念，應對義務人加以保護，即認權利人所行使之權利，不發生應有之效果，乃源於誠信原則之權利失效原則²⁹。

換言之，即便本件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7條之1規定未有消滅時效或除斥規定之適用，仍應於合理期間內行使，以防權利人突襲性主張造成繼承人不利。若公司或特別股股東於股東死亡發生多年後始請求繼承人賣出股份，繼承人於期間內已對股份為信賴處分或規劃，則權利行使之正當性恐生疑義。司法實務上，法院為判斷時，則綜合權利性質、法律行為種類、當事人間關係、社會經濟狀況、當時時空背景及其他相關情事，以為認定之依據，依一般社會通念，有無違反誠信原則？即何謂合理期間，勢必需依個案認定、見仁見智³⁰。

其次，若公司章程僅設置同意門檻（如特別股股東全體同意）而無行使期間限制，且特別股股東亦未於合理期間內表示是否承購或要求賣出，繼承人於不確定狀態中持有股份，恐不利於其行使股東權利、參與公司經營或處分股份，不僅對公司治理不利³¹，亦損及法律關係之安定性與交易安全。

<https://serv.gcis.nat.gov.tw/crm/faqAction.do?method=faqDetl&id=790>（最後瀏覽日期：2025年7月20日）。

註28：筆者想像其他可能發生問題，尚有：要求繼承的股東賣出是否限於全部股份，得否請求賣出部分股份？既存股東透過公司章程排除繼承人或反對股東，繼承股東如何反制？

註29：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民事判決。

註30：同前註。

註31：關於時間之合理範圍與公司治理之討論，可參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29號民事判決：「果

觀察日本實務與學說，依日本公司法第176條第1項但書規定，公司請求繼承人賣出，若在公司知悉該股份已因繼承而移轉之日起超過一年，即不得再行使。日本公司法之所以對行使賣出請求權設下一年之期間限制，其理由在於當公司自知悉一般承繼事實起已經過一年時，可認為公司與一般繼承股東之間已建立起一定穩定關係。再者，由於賣出請求制度無需經繼承股東同意、而由其他既存股東判斷是否將其排除於公司之外。因此，若讓這種排除機制持續存在過久，將使繼承股東長期處於法律地位不安定之狀態，有違制度正當性與股東保護原則³²。

回到我國，則未於章程載明行使期間者，仍應解釋為應於股東死亡後合理時間內作成賣出決定與通知，否則認特別股股東所行使之權利，不發生應有之效果。因此，實務上若有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欲仿照本件公司章程設計此類條款，應審慎考量加入行使期限規範，例如「自知悉繼承事實起○○日內」或「自死亡日起一年內」等，以降低後續爭議風險，並符合法律關係明確化之基本要求³³。

二、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得否於股東死亡後新增合理限制股份繼承之規定

本件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是於107年2月26日召集股東臨時會，新增章程第7條之1規定

「本公司股東因死亡發生繼承或遺贈情事者，經全體特別股股東同意，指定股東依時價承購該死亡股東之股份。前項所稱時價，為公司最近一期財務報告之每股淨值。」後二位原始股東先後於107年7月16日、108年1月8日死亡。即公司章程條款新增第7條之1規定時，二位原始股東仍在世。即使股權取得時間早於章程新增規定，只要死亡時公司章程已存在第7條之1規定，章程新增規定應可適用於原始股東股份之繼承。

然而，假若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於股東死亡後，才於公司章程新增規定「本公司股東因死亡發生繼承或遺贈情事者，經全體特別股股東同意，指定股東依時價承購該死亡股東之股份。前項所稱時價，為公司最近一期財務報告之每股淨值。」其情況是否不同？即公司得否在股東死亡後，再透過變更章程新增合理限制股份繼承之規定，並據以向已承繼之繼承人主張強制購買或請求賣出？

理論上，此情況可能發生。依據公司法第277條第1項與第2項規定，公司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章程。前項股東會之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之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由於變更章程無需全體股東同意，當新章程一經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後，即時發生效力，所有股東應受新章程之拘束。

爾，倘系爭契約因無悖企業併購法相關規定或法意，得認為有效，且屬繼續性契約，則原審所認定「上訴人出售持股或被上訴人非為彰化銀行最大股東」之解除條件，自締約迄今已逾13年尚未成就。上訴人支持被上訴人取得經營權之時間是否已逾合理範圍，造成股份與表決權長期分離，對公司治理不利，而其仍應受其拘束，是否有違公序良俗？非無探求餘地。」

註32：中村信男（2013），〈讓渡制限株式の売渡請求制度と判例に見る問題点等の検討〉，《早稲田商學》，第438號，第296-297頁。

註33：有學者認為：「章程訂有優先承買權者，若能載明行使權利之合理期間，也能避免衍生其他問題。」邵慶平，前揭註6，第140頁。

就此問題，可以參照日本司法實務與學者之討論。依日本公司法規定，若公司欲對死亡股東之繼承人行使收買請求權，必須是公司章程中載明公司得行使該項請求。然而，關於此章程規定之設定時點，日本公司法未設有特別限制。因此，即使發生繼承之後，公司仍得修改公司章程新增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規定。簡言之，公司得否可以於股東死亡後修改公司章程，對因繼承取得股份之人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³⁴？

否定說認為允許公司對章程變更前已繼承股份之股東行使賣出請求權，恐將導致侵害繼承人權益。因此，應採取較保守之解釋，即僅能對章程變更後才發生繼承情形行使請求權，亦有助於維持制度之公平³⁵。肯定說則認為賣出請求制度之立法目的，原本就在於防止不希望之繼承人進入公司成為股東。若限制公司僅能針對章程變更後發生繼承之情形行使賣出請求權，將違背該制度之設計目的與立法沿革。因此，應允許公司在發生繼承事實後，再行修改公司章程並依據新章程規定對該繼承人行使賣出請求權，日本司法實務上有判決採此說³⁶。

伍、結論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仰賴股東之間密切且

和諧關係，故解決股東間之意見分歧與僵局至關重要。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在股東能一致或近乎一致決策時運作最為有效，而當股東間有相同的利益與高度信任時，才能實現一致性。然而，情勢變遷可能導致股東間目標出現分歧、沒有信任，進而產生意見衝突與經營僵局，例如：股東死亡，股份由無能力或與其他股東毫無信任之繼承人成繼承，導致其他股東拒絕與其合作³⁷。

當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發生如此僵局時，必須有相應解決方案，例如建立股東間信任或合作關係，或是使某一方股東退出公司。其中，一個方案就是在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納入收購股份或賣出條款，如本件公司章程第7條1規定。若公司章程先置入收購股份條款，則公司發生上述繼承導致之股東僵局時，其他股東可以收購死亡股東之股份，避免公司停擺、衝突或解散。更具體來說，事先在公司章程置入收購股份條款，通常可為退出股東提供公平補償，同時讓其他股東得以持續經營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因此避免更為激烈衝突³⁸。

然而，於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設計股份收購條款，須注意條款內容之合理性與明確性。例如是否明確訂有行使期間、承購價格之計算方式、付款與股份移轉程序等，均攸關繼承人財產權保障與整體法律關係之安

註34：中村信男，前揭註32，第300-301頁。

註35：中村信男，前揭註32，第301頁。

註36：中村信男，前揭註32，第301-302頁。

註37：William S. Hochstetler & Mark D. Svejda, Statutory Needs of Close Corporations—An Empirical Study: Special Close Corporation Legislation or Flexibl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10 J. Corp. L. 849, 967 - 68 (1985).

註38：Id. at 968 - 69.

定。若章程規定設計過於模糊，將產生爭訟與不確定性，削弱原本透過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維持穩定經營與股權結構之初衷。

此外，若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於股東死亡後始變更章程新增股份繼承限制條款，雖理論上得依公司法第277條規定為之，但涉及既有繼承人權益，實應慎思其正當性與適用界限。未來司法實務上倘遇類似情形，或可參考日本司法實務與學者之討論，進一步發展符

合我國公司法與家族企業治理之解決方案。

總而言之，家族企業雖得以透過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限制達成股份繼承之控管與經營權穩定，惟其設計與運作亦必須在不違反強制規定、公序良俗與繼承人基本權益之前提下，追求實質公平與秩序維護之雙重目標。未來如何於章程自治與繼承人權益之間取得妥適平衡，將是家族企業、實務操作與立法政策須持續面對之課題。